

100

(張季直遺墨)

益
易 寶
公
司

口暑期中之趣生活

一灘。我已經穿好鞋，纔去拿書。
「天！我去得實在太早了。」迷團問。
醉醺醺還責備了幾句。「不應當睡得的
客人。向沒有第二人來。」吾靜坐久矣。
叫兒一聲臨水的蓮花。榜上的魚也起地
一吐兒。忽脫出水的一聲假山。也有些
主。而我背後的一座假山。也有些些
不怕假山的崩裂。斷崖似鬆鬆被吾
上。可巧正有一個黑影晃然被吾
高。吾便偷喊了一聲杭甬。才上去
可笑的。

午飯時，適熱度的焦點。週身上下

余振焜

豫督寇英倫督允一事。已早見各報所載。但語焉多不詳。僅記其大概而已。記者昨有友自魯來。爲述此事甚詳。爰錄之以實輿益之友。惟小異者所樂聞錄。

寇本魯之利津縣人。幼時家赤貧。父母早亡。僅一兄名昭南。寇六歲時爲利黃河船戶。兄則爲人耕種。二人雖各自爲活。顧頗友愛。及寇十九歲時。會舟過某處。爲海盜所劫。寇亦被擄。流落於壽張縣某富軍爲傭。外人之疑其爲壽張縣人者。蓋非無因也。寇爲奴數載。苦不堪言。然頗知自愛。是多時習書學字。不明之處。則輒致教於人。以將來求之上進。人是以多奇之。顧其小不知也。會宣統年間。各地革軍蜂起。寇乃起從軍之念。遂私逃出外。入某軍中軍隊。爲兵士。轉戰無算。已遁升主旅長。及至鄂初無籍姓名。自得吳秀才之賞識後。始由旅長爲師長。及今春稱職守。其名遂宣於國人之間矣。

較前更見叛達焉。無如原定計

記最近之圓光 徐碧波

遞升於旅次。及至朔初無籍難名。
自得其秀之寶號焉。始由旅長
爲師長。反今春督轡南下。其名遂
喧傳於全國之口矣。

寇雖位於晉省之間。可謂權人臣（借
用之樂笑）顧思兄之意日切。回
憶幼時情懷。多不可忘。惟兄之乳
名為尊嚴。則尚年小可愛。康服入主
利澤等處。不得蹤跡。遠憶法律津
知事。請代爲查訪。該子違規細觀
訪不久果被迎得昭南。速電訊報
。即將派員來迎。聞昭南已購田賣
室。家頗小康。今突聞其多年失散
之手足已歸還。且遣使來謝其喜
可知矣。

振振按：茲篇上段之所記，不啻

常其一段名人軼史耶！耳

滬西新區。設不受戰事波及。計或
較前更見發達焉。無如原定計畫。
竟成泡影。亦未可感也哉。

令人以白紵紙一巨幅。在檀香上薰之偏。遂點諸墨。復然燭焚之。居士
詢陳以何所求。陳乃告以欲覓亡妹。居士乃先書一疏。注明死者年齡並
身葬處。令其孤魂至今祠間。同儕齊詣稿牘云。今宵待我冥陽顯應
矣。居士口中念有詞曰。爾元帥贊。擲出一疎符笈之燈以弔之。而斯時
大聲曰。鏡光人影。速顯真形。」可半小時。琴芳忽念。紙上演一半身。
正中心頭一垂簾之女像。漸傅微作狀矣。幸不獲視。大憾云。又末幾學徒
一舉從左云見如所述。玉孺嬌側目于紙。辛平撥開去帷。而斯時之
云。正中胸前一垂簾之女像。漸傅微作狀矣。幸不獲視。大憾云。又末幾學徒
居士。性酷燥急。口中狂念。而將符連焚。一若驚迷了其其事者。時觀者
十餘輩。數人皆見。不屑目清逝者有四人之多。方弗弛片之底片。惟推
絕少動作。陳君亦終不得已。遂大愆艾。居士乞教。料告退光。匆匆而去。
居士去後。雪明云。諸君必知今宵居士何下愈若是。蓋業有秘幕在也。

友彰影片公司。導演陳經然。今年秋
好景。一日遇二昆陞房之士。自稱能
圓光。陳大悅。卓席看獨狐馬局蔬菜
等。即於公中司魔法。予以僅見
赤顏而起。入夜九時。居士至。生
亦願與起。爰夜八時。居士至。生

滬西新區之回憶

滬西新區。係地方長官如江蘇交涉員許秋畝氏等。籌劃興闢。當日集資數萬金。建築市房。招集商民。借資營業。使衆漸來歸。振興市面。一切設施規畫。頗爲完美。慘



探案

霍桑臉上竟澀着了好幾點。這一看未免使他不歡。他一手取出白巾抹他而頰上的涎沫。壁扶着那老婦坐在一隻圈手椅中。可是那老婦竟像有彈簧的皮人一般。剛才推伊坐下。一放手又立直了身子。發出那上節記着的第二次高論。霍桑見沒法使伊留靜。祇得退後一步。和伊略略隔得遠些。似不敢再領教伊口齒間的雨點。我見了這狀。不禁暗暗好笑。同時發生一種滑稽的意念。私付這婦人假使輕着二十年年紀。裝未上。也換得漂亮些兒。那摩伊說話時。即使有口沫飛出。在那般色情狂的少年見了。至少要加上「美人香睡」的考語。也許要領受不遑呢。我正在胡思亂想的當兒。忽聽得霍桑開口道：「馬夫人。你且定一定神。無論有什麼話。總得坐下來講。現在你靜聽着。我來代你說一遍。你家住在大廳里第七家。租的一上一下的房子。一共計有四家。你是二房東。自己住在樓下的客室背後。後樓上新近租給一個姓葉的男客。你說這個人非常可怪。因而有些怕他。可不是麼？」那老婦的兩手。忽又忽上忽下的活動起來。伊且揮且說道：「何止有些」呢。我委實怕極了。你須知我常家的是做工的人。早出夜歸。家裏的事完全不問。我又是個女流。對於這些事委實駭怕已極。我聽說近來被獲的綁匪強盜。往往連累二房東喫官司。我實在怕喫官司。但這個房客若非綁匪。定是個殺人行劫的強盜無疑。我急得沒法可想。幸虧那前樓的毛先生指點我到這裏來。請求你先生給我一個法子。不過我是個窮人。出不起費的。祇能求你做一回好事罷。」霍桑等伊說完。才緩緩答道：「這件事情也很容易辦啊。你既疑心這個人不是善類。恐怕害你。就叫他遷移了便了。」那姓馬的婦人答道：「這個法子。我也想得出的。但他遷進來還不過十天光景。先付了個月四元的租金。我若使他叫遷出。不但要原租奉還。照規矩還須賠償他一個月月的租金。這樣一進一出。須得破費八元。這筆錢我又從那裏來呢？」霍桑道：「那麼。任可去報告警廳。叫他們來攔我。還不必你破費了。」老婦又連連搖頭道：「這也不行。我雖然疑他究竟還不會眼見他殺人行劫。並且平空去驚動警廳裏的人。我也萬萬不敢的。故而這件事祇有請你老人家想一個兩全方法才行。」霍桑繃了繃眉。點頭說道：「既然如此。你且說看看。這個人究竟怎樣奇怪。」那老婦又說了许多空話。方才言歸正傳的說道：「這個人是北邊口音。自稱是做教員的。但他的模樣委實不像教員。身上穿一件花綵的棉袍。却已爛污不堪。上面罩着一件油



(扇藏雲眠 卉花繪靈伽凍)